

青春风景创作丛书

金曾豪 著

QINGCHUN KOU SHAO

青春口哨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春风景创作丛书



* T 0 4 4 4 2 7 *

青春口哨



刘健屏 主编 金曾豪 著

(皖)新登字 06 号

青春口哨

金曾豪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插页:1 字数:22 万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30,000

ISBN 7-5397-1040-3/I·176(儿) 定价:9.20 元 平装
12.20 元 精装

前 言

刘健屏

青春是人生最美丽的一段时光，青春是人生最迷人的一道风景。我们之所以将这套少年文学丛书命名为“青春风景”，是因为她与这套丛书的出版宗旨再贴切不过了。

“青春风景”应是一幅幅动人的内涵丰富的生活长卷。无论青春的欢乐、青春的喜悦、青春的潇洒、青春的辉煌，还是青春的困惑、青春的迷茫、青春的无奈、青春的忧伤……这一切都将通过这套丛书——“青春风景”尽情地描绘出来。

“青春风景”还应是一幅幅斑斓的充满创意的艺术画卷。她容纳各种格调、各种情绪、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阳刚奔放，或轻柔婉约，或雄

浑沉郁，或清丽明快，或追求内心刻画，或注重情节结构，或工笔细描，或泼墨写意……一切饱含个性的“青春风景”，都可以在这套丛书里挥洒自如。

青春，是个灿烂的令人神往的字眼。

青春，是个多梦的躁动不安的季节。

如果“青春风景”能唤起步入青春之门的少男少女们，对未来的热烈向往和美好憧憬；能鼓荡起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立志振兴中华的博大气概和浪漫豪情。

如果“青春风景”能扩展少男少女们的视野，在他们年轻的胸膛里引起共鸣，能给他们提供有益的人生经验，或者在他们可能出现的困扰、忧愁时，能给以些许的爱抚和慰藉；在他们繁重的课后，能带来片刻的休憩和愉悦，这对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无疑都是莫大的安慰。

愿“青春风景”成为少男少女们的知音。

愿“青春风景”成为少男少女们的挚友。

亲爱的少男少女们，踏着青春的节奏，荡漾起青春的激情，伴随着“青春风景”，走向美好的未来吧！

安徽省 1995 年度

“五个一工程”图书出版领导小组

组 长: 婁永记

副组长: 陶有法 严云绶

成 员: 武学斌 徐韬滔

目 录

前 言	刘健屏
-----------	-----

1. 蛇 衣	(1)
2. 该死的阿迪达斯	(16)
3. 遗 囑	(31)
4. 迷人的钢锯	(44)
5. 圈 套	(55)
6. 原来是个流氓	(65)
7. 童安格·文身汉·白老头	(77)
8. 父亲们	(87)
9. 夏日风筝	(106)
10. 虎 皮	(113)
11. 盯 梢	(121)
12. 红树林	(133)
13. 危险的游戏	(142)
14. 冒名顶替	(151)

15. “黑森林”之夜	(158)
16. 汗淋淋的背脊	(173)
17. 金 钉	(188)
18. 精彩阿麦	(193)
19. 香榭丽舍大街奇遇	(201)
20. 荒唐媒人	(216)
21. 神秘使者	(223)
22. 口哨不老	(234)
23. 伤心的庆祝	(246)
24. 神奇的醋	(256)
25. 流血的井字架	(269)
26. 第一次谈生意	(274)
27. 童安格突然出现	(280)
28. 误入迷津	(292)
29. 月儿像柠檬	(302)
30. 车 祸	(320)
31. 忧伤的小蝎蜈	(332)
32. 第一杯白兰地	(339)
33. “舅舅”记事	(346)
尾声 青春口哨	(362)

后 记	(365)
-----------	-------

1. 蛇 衣

那是一个燠热夏夜。大概临睡时吃西瓜太多,半夜时分我破例醒来起身小便,就看见了那条蛇。

蛇有两尺多长的样子,是一种很难比喻的黄褐色,当然还遍布着一些其它颜色的花纹。它对突然地被暴露在电灯光里这一点不怎么在乎,好像仅仅是出于一种规矩或者礼貌,从容地从我的床前地板上袅袅而过,然后出了开着的、通往阳台的门。临出门时,它还作了回首一瞥。我看出这家伙很胖,很年轻,看出它已经对我挺熟悉。

《白蛇传》,还有长妈妈讲给迅哥儿听的美女蛇等等的故事,一时间都浮上我脑海。能这么意识流说明我当时并不怎么惊惶。我欣赏我的镇定。

黄蛇出门之后,我跳下床来拉亮了阳台的上的电灯,然后站在门口继续目送黄蛇离去。

阳台近乎正方形。黄蛇走的是对角线,依然用了颇有绅士风度的步伐(如果蛇也有“步伐”的话)。它通过两个花

盆之间的间隙下楼去了，尾巴花哨地划了一个符号，就像花花公子打的榧子。从那儿下阳台是最佳选择，那个墙角上爬了一些藤蔓。这家伙真是驾轻就熟了。想到这一点，不由得生出腻味。人对蛇这种动物除了反感，还有一种天生的腻味。也许有不怕蛇的人，但我看没有不腻味蛇的人。

从这一晚开始，我再不会在睡觉之前，忘记关严纱门纱窗。从这一晚起，每年过了惊蛰，住在这小阁楼里就多了一份趣味——危机感。有一本书叫《野狼出没的山谷》，很有劲。我这儿是“毒蛇出没的阁楼”。其实我并未确证这是条毒蛇。

说“趣味”可不是说的反话。对我们男孩子来说，危机这东西实在是一种很来劲的东西。这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多（我是说除掉考试那一类），我们的生活总是被安排得井然有序。

有一个著名的“鲰鱼效应”。十八世纪，某地渔民习惯用条形封闭槽装运沙丁鱼，鱼的死亡率很高。有位船长在鱼槽里放入一条鲰鱼之后，沙丁鱼反而减少了死亡。原来，沙丁鱼在槽内缺乏紧张，不再游动反而容易死亡。放入凶猛的鲰鱼之后，鱼群不断游动，实现了沙丁鱼的高存活率。

这个著名的效应在我们这儿不那么著名。

黄蛇的存在，我是对父母保密的。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我就很可能要离别小阁楼。我不闭眼睛也可以想象爸爸大惊小怪的样子。

别以为我留恋小阁楼。如果没有阳台，这个年迈的破

阁楼是不值得一提的。当然,如果没有面临着的苗圃,那个破阳台也是不值一提的。

一切都是因为有了翠生生的苗圃。

苗圃有十多亩地的样子,像一只大盆子,中央有一个一亩左右大小的池塘,池塘旁有一个小树林子,地上长满了“马绊筋”草。“马绊筋”是爬在地上长的一种有韧劲的草。这种深绿色的草地,看起来要比天鹅绒之类的草坪结实得多。池塘虽不大,但不是一潭死水,有一条人工挖的水道,一直通到围墙外的活水河。

在围墙那儿,有一座微型闸门,不过一米见方,一个有点力气的男人就能调遣得动。池塘边有一个鸡埘那样的小屋,里头有个水泵,一开动,人就可以握着水管向四面八方喷水。

沿着围墙的地方还有一些“常居”的树木。这些树中值得提到的是,长在我家阳台前的一株樟树和一株枫树。这两棵树在这本书里我会多次提到。除此,苗圃长满了一片片、一畦畦的树苗。榉、槐、榆、樟、梧桐、青枫、红枫、腊梅、桂花……管理员住的屋子那儿有一大片龙柏。龙柏永远是那种闪着釉光的墨绿色,看上去分外庄严肃穆。这些小树像田里的庄稼似的长得很密。它们只有“临时户口”,长到一定时候就会被运出去栽种定居。

苗圃不过是一个栽培树苗的处所,不是游览地,所有的安排只讲实惠,不加任何艺术上的考虑。这里只有许多普普通通的树相聚着。而这已足够了!这么多年轻的树木在

一起，一下子就制造了一个生机勃勃、使人的精神一振一振的气氛。尤其是在那种阳光灿烂早晨，站在我的阳台上，连林黛玉也会高兴起来。

我猜想这里一定辐射着一种看不见的、使一切生命蓬勃的射线，射线织成一个像磁场那样的“生命场”。这是我的“生命场猜想”。

我有一本叫《鞠氏猜想》的笔记本，记满了我——鞠天平的猜想。“生命场猜想”的编号是A—23。

为了不使黄蛇的来访过频繁，我割断了爬在阳台下那株爬山虎的根。

然而，那倒楣的藤并没立即死去，它挺着，挨着，挣扎着，一直坚持到了秋天。当然，它一定像一支断了给养的部队那样，活得艰苦卓绝。我猜想它除了依靠吸收墙缝里的水和可怜的养分之外，还靠了我说过的“生命场”。这株爬山虎终于在桐叶纷飞之时死去了。

第二年春天，那地方一下子长出了许多爬山虎小苗。我顿时明白了老爬山虎苦苦坚持着活到秋天的原因。它要在死去之前开花结子，留下它的后代！明白之后，我就很钦佩那藤蔓了。它的死简直有了悲壮的色彩。这样，我就是个无恶不作的刽子手。

这当然只是一个猜想。猜想太多是我这个家伙的麻烦之处。以上说的是几年前的事，如今我已读完了初中，升学考试业已完毕。升高中在我是不成问题的。

我在这本书里说的，就是初中和高中之间这个悠闲暑

假所发生的事。

有必要啰嗦一下的是，那个黄蛇的秘密我依然保守着。那胖胖的家伙，现在已是身长一米开外的老练家伙了。这不是猜想，因为它把最近脱下来的外衣，丢在我的阳台上了。

我就从捡到蛇衣写起。

我把蛇衣拿到房间里仔细考究。除了头部稍有撕裂，蛇衣的其它部位完整无损。逆着光，我的目光对于半透明的蛇衣就有了穿透力，可以任意地停留在某个层次。这是一件多么合体的外套啊！如果我是时装设计师，我想我会从这里受到一些启发。

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把蛇衣制成一幅粘贴画，一定非常现代派。

正产生这个念头时，我听见了一声枪声。

我说的枪声是指气枪的那种有节制的声音。

走到阳台上，我一眼就发现了开枪的家伙。他骑在围墙旁的一棵樟树的枝桠上，正在往枪膛里填铅弹。不用说，他是从围墙上翻到苗圃来的“非法入侵者”。

照理说，苗圃虽然不对外开放，但对偶尔进圃走走的人也不应视作入侵。问题是管苗圃的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尤其对我们男孩子，这瘦老头非常地反感——对闯进苗圃的男孩，他火烧火燎地厌烦，如狼如虎地凶狠。不过，男孩子们最怕的是他的帮凶——一条野蛮的狗。这是一条黑白毛相杂的雄狗，短脚，大头，看那丑陋样子就知道是血统低贱

的草狗。据我的观察，这狗样子凶狠，其实并不真敢咬人。它的绝招是专撕人的衣裳，非弄得你抱头鼠窜、狼狈不堪不肯罢休。

怪老头失策了。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些，男孩子们就更喜欢上这儿来，挺刺激的，不是？我在阳台上就常常能作壁上观，欣赏到一些《加里森敢死队》的精彩续集。

这位持枪入侵者是个胖胖的男孩子。绿色的汗衫短裤是他偷猎的保护色。用“偷猎”这个词并不夸张。怪老头对打鸟的孩子尤其憎恨。抓住了偷猎者，老头就会咬牙切齿地咒骂：“为人不打三春鸟，打鸟的还算人哇！”他顽固地把一切季节的鸟都称作“三春鸟”。可能他根本不知道“三春”的含义。我亲眼看见过怪老头发疯似的砸断过几支气枪，所以这时我很为这胖子担忧。他手里那支崭新的枪当然是峨眉牌的，那枪管闪着钢蓝色的光泽。这种暗暗的、有分量的光泽，是最能刺激丹田豪气的。有一本书说：枪对男人来说是一种精神荷尔蒙。这话深刻极了。我们班上有十几个男生订阅《兵器知识》杂志，和订《航空知识》、《飞碟探索》的人数大致持平。女生订的要么是规规矩矩的《中学生知识》，青春得要命的《少男少女》，要么就是鬼鬼祟祟的医学普及杂志。

我这么拉拉杂杂地写恐怕不会受欢迎，我得集中精神把故事写下去。

我打了一声唿哨，没别的意思，只是让小胖子注意到本人的存在。我清楚这些小加里森——在有人旁观时他们一

般会表演得像样一点。

那小子夸张地在鼻子前竖了一下手指，然后把枪口对准了某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受到感应似的飞窜起几只麻雀。

麻雀这种小鸟和人打交道多，比其它的鸟鬼得多。它们能区别枪和木棒、弹弓和挂衣架，甚至能认得出袭击过它们的人。这一带的麻雀大多是认识我的，只要我不拉弹弓，它们就不怕我，喳喳的在我刚好够不到手的地方活动。只要我一摆弄弹弓，它们就大惊小怪地四散逃窜，嘴巴还干不净地诅咒着什么。

拉拉出现了。拉拉总是能及时地出现。我怀疑那些狡黠的麻雀会向拉拉报信。拉拉就是那条花狗的名字。那怪老头在呼唤“拉拉”这个名字时，常常一反常态，变得很温柔，很亲昵。

偷猎者下意识地把下垂的腿提上去，蜷起来，又把气枪调动起来。

我喊：“喂，不能打狗！那狗在公安局有户口！”

这一次拉拉一反常态，敷衍了事地沿着池塘走了一会儿，然后就在小泵房附近的草丛里趴下了，脑袋枕在前爪上，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它没有发现入侵者，大概伤风了。狗会伤风吗？说不准。

拉拉就这么躺在那里，老半天不动弹一下耳朵。

偷猎者是耐不得这样的寂寞的。他轻轻地下了树，绕过一片广玉兰苗，弯腰捡起了一个东西——原来是一只死

麻雀。他这时离我已不远,对我说:“嗨,你家养猫吗?”如果我家养猫,他大概就会把死麻雀抛上阳台来。

我说:“当心,狗!”

他朝水泵那儿看了一眼,说:“没事,那是草狗,它熟悉你吗?你叫它什么?”

我警告他:“撤吧!你。”这时我注意到他穿的是阿迪达斯。这种名牌,一条短裤加一个背心就近百元。

拉拉发现了情况,站起来,摆出进攻的姿态,气势汹汹地吠。它不急于进攻,先得用吠声通知它的主人。草狗尤其需要人作为后盾。

我慈悲地为小胖子考虑退路问题——从围墙跳到树桠上容易,要跳回去就不那么简单。

那小子却不想撤,胆大妄为地直向拉拉走去。他的阿迪达斯要倒楣了!

我想阻止他,又奇怪地希望他不要听从我的劝阻。生出这个怪念头的根源大概是阿迪达斯。我非常非常想拥有一条阿迪达斯足球裤,而终于没有,而这家伙却有,而且那么随随便便地套在屁股上,歪斜地露出他的肚脐眼。他这种矮身材绝对地委屈了阿迪达斯。他的腿确是偏短了一些,男孩子看重这个。

“喂,快走!”我还是良心发现,告诫了他。

“狗叫什么名字?”他不理睬我的劝告,倒是坚持问这个问题。他的眼神有轻蔑的内容:我可不像你这么胆小呢!

我不再乐意把狗的名字告诉他。如果一个人能呼叫出

一条狗的名字，这条狗肯定会客气一点。

拉拉迎着偷猎者冲过来，冲出一箭之地后又站定了。它发觉对方没有惧意，还在迎着它走过来。这可有点麻烦。

那小子右手执枪，左手向前伸出，拎着那只死麻雀，亲热地喊着：“阿花，阿花，给你吃，给你吃……”

我有点钦佩他的勇气了，就喊：“它叫拉拉！”

“拉拉，过来，过来好了……”他非常坦荡地向狗走过去。这小子还真不怕牺牲。

拉拉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吠着，却又下意识地摇摆尾巴。它懵了，拿不定主意了。

我希望向狗走去的是我，而不是这小子。

他和它靠拢了。他把麻雀抛在它面前，拉拉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枪，这时才看见了麻雀。它从小就受到怪老头的训导：攻击打鸟的人！

它拿定了主意，“嗖”一声向他扑去，一口就叼住了他的短裤。他一旋身体摆脱了它。到底是名牌，短裤并未撕裂，只使他露出了小半个屁股。他赶忙提起裤子，端起气枪，把枪口对准了它，像少林武僧似的喝斥着：“哈！哈！”

狗是认识枪的动物。拉拉要避开枪口，又想撕碎对方的衣裤，便围着他不断闪避，不断进攻。于是人和狗都有了一大堆混乱的动作。

那小子且战且退，靠拢了水泵房，抽个空合上了电闸。水泵房里的马达就轰轰地响起来。

他把气枪背到肩上，腾出手来抓起了水管子。一条水